論語旁證

論語自何晏集解行而鄭王各注皆廢自朱子集注行而何氏集解及邢皇二疏又廢然元陳天祥有辨疑之作明高拱又有問辨錄之作皆於紫陽之說不無異同至我

朝之毛西河而大肆攻擊遂使漢宋之學判若冰炭竊謂論語一書聖人之微言大義自漢至今學者循誦各有所得世謂漢儒專攻訓詁宋儒偏主義理此猶影響之談門戶之見其實漢儒於義理亦有精勝之處宋儒於訓詁未必無可取也元儒張存中作四書通證六卷凡朱注引經數典者一一注其所本暨道傳作四書纂箋二十八卷就朱注正其句讀考其名物所引成語亦各證其出典善哉此二家之書皆以漢學治宋學意在發明不主攻擊而自足以救空疏之弊豈非元代去宋未遠士大夫尚知讀古書講實學異於有明一代奉大全爲圭臬陳陳

相因使人生厭者也乃今又得茝林梁先生論語集注旁證之書先生博學閎才著述繁富而此書尤義蘊精深體例詳慎大都原本紫陽比附古義又博采通儒之論折衷師友之言繁而不冗簡而不偏視張氏翟氏之書未知何如然合漢宋而貫通之使空疏者不至墨守講章固陋者亦不敢拾西河唾餘輕相詆病於學術士風非小補也先生下世此書刊於閩中樾與其嗣君敬叔觀察爲同年友常以文字過從因得及剞劂之未竟而先視之敬叔屬數語於其簡端俾讀先生書者知從事宋學仍當不廢漢學以救自明以來時文家之積弊此則先生著此書之意也夫

同治癸酉六月年家子俞樾謹序於吳門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一

閩長樂梁章鉅撰

學而第一凡十六章　皇氏侃論語義疏云以學而最先者言降聖以下皆須學成也　朱子語錄云此取篇首兩字初無意義此是孔門弟子編集把這箇作第一件

學而時習之章

學而時習之注習鳥數飛也又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　王氏肅注時者學者以時誦習皇疏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曰時過而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十三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是也三日中時學記曰藏焉修焉

息焉游焉是日日所習也按集注數飛之解本說文禮月令鷹乃學習即其義也王注以誦習釋之其義轉偏故不從注不取　臧氏學標四書偶談云易經惟坤卦坎卦有習字坤言德爲一重厚一重坎流機爲一步進一步習之意理如是阮芸臺先生揅經室集云時習之義當兼誦之行之凡禮樂文藝之繁倫常之紀道德之要載在先王之書者皆當講習爾雅貫習也轉注之習亦貫也時習之習即一貫之貫貫主行事習亦行事故時習者時誦之時行之也爾雅又曰貫事也聖人之道未有不於行事見而但於言語見者也故孔子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貫者壹是皆行之也又告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此義與告曾子同言聖道壹是貫行非徒學而識之兩章對校其義益顯此

章乃孔子教人之語實即孔子生平學行之始末也
不亦說乎　皇氏義疏本說作悅　翟氏灝四書考異云古喜
說論說同字漢後增从心字別之悅初見廣韻徐鉉新修字
義云經典只作說然毛詩說懌女美陸氏釋文又作悅爾雅
釋詁悅樂也悅服也皆書作悅而孟子但用悅字則二字通
寫已久說之見論語者如公冶長篇子說雍也篇非不說子
之道子路不說子罕篇能無說乎子路篇近者說陽貨篇子
路不說堯曰篇公則說皇本俱作悅惟先進篇無所不說子
路篇君子易事而難說仍如監本
有朋自遠方來　包氏咸注同門曰朋釋文云有或作友非
按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
來又易蹇正義周禮司諫疏並引鄭康成此注云同門曰朋

同志曰友文選陸機挽歌友朋自遠方李注亦引論語作友朋然則魯論舊本當是朋友自遠方來釋文所見本有亦作友但當在朋下包注原本當亦有同志曰友何因經作有故刪之乎朱注則直據何氏集解本耳　毛氏奇齡論語稽求篇云同門曰朋此是古義自說文及詩注左傳注公羊傳注皆然周禮大司徒鄭注同師曰朋便不如同門之確蓋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黨曰朋比比是鄉比黨是黨塾皆里門閭戶學僮居處名色故朋爲同門此是字義本爾不可易也大抵學中境次從黨庠肄習之後既已分開又復來合致足懽樂與學記所云敬業樂羣檀弓所云離羣索居正可比觀蓋以離爲苦則必以合爲樂也　阮先生曰朋自遠來者如孔子道兼師儒周禮司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各國

學者皆來爲弟子從學也蓋學而時習未有不朋來者舉人之道不見用於世所恃以傳於天下後世者朋而已

注 程子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皇疏悅之與樂俱是懽欣在心常等而貌跡有殊悅則心多貌少樂則心貌俱多所以然者誦習在我自得於懷抱故心多曰悅今朋友講說義味相交德音往復形彰在外故心貌俱多曰樂也　程氏大中四書逸箋云在內曰說在外曰樂見邢疏不始於程子也

人不知而不慍 注 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　何氏晏集解云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慍皇疏此有二釋一云古之學者爲己已得先王之道含章內映他人不見知而我不怒也一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慍怒也按皇疏雖云後釋爲便而

集注則從前釋其義忞也　阮先生曰人不知者世之天子諸侯皆不知孔子而道不行也不慍者不患無位也學在孔子位在天命天命既無位則世人必不知矣此何慍之有乎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者此也易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此道也此章三節皆孔子一生事實故以冠二十篇之首二十篇之終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與此始終相應也

其爲人也孝弟章

有子曰　阮先生曰論語孔子稱子此外惟有子曾子顏子稱子是明明有異諸賢矣弟子以有子之言似孔子而欲師之惟曾子不可強其餘皆服之矣故論語次章即列有子之語在曾子之前孔子道在孝經行在春秋此章之言即兼孝經

春秋之義所謂似夫子之言也

其爲人也孝弟　皇本弟作悌下同陸氏德明釋文云弟本或作悌　按毛詩大雅思齊正義孝經事君章疏俱引論語云孝悌而犯上者鮮矣

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注　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　又　作亂則爲悖逆爭鬬之事矣　何解上謂凡在上者皇疏犯謂諫爭也上謂君親也　又　引熊氏云孝弟之人志在和悅先意承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得無犯顏之諫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好之哉　邸氏光庭兼明書云犯上謂干犯君上之法令言人事父母能孝事兄長能弟事君上能遵法令　焦氏循論語補疏云犯顏而諫在後世祇爲臣道之常而聖人則以爲忠誠之變如龍逢比干不得已而爲

之其心實非所奸也後漢書蓋寬饒傳云奸言事刺譏奸犯上意師古注奸音干干犯上意即犯上又敘傳云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後漢書何敞亦云田豐剛而犯上犯上爲犯顏而諫古之通義即皇侃之所本也表記云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鄭注謂逆廢事君之禮爲亂即此所云作亂非必悖逆乃爲作亂也皇氏熊氏尚知古人事君之禮故以解說此經邢氏生於唐季遂疑犯顏而諫不可爲犯上將出法令二字爲孝弟之人不犯法令不悖逆何待有子言之先軫之不顧而唾自謂逞志於君免冑入狄師而死有子所謂犯上即先軫所云逞志於君爾自有子之意不明爲人臣者遂以犯顏而諫爲常至明人有

以理勝君之說始以不平歸咎於君極於摭門而哭指斥以
嗚其直由犯顏至於違廢事君之禮身入於亂而不自知有
子以犯顏者究其歸於作亂而探其本於孝弟所以立千古
人臣之僞者微矣　鄭氏汝諧論語意原云周衰之時天理
絕滅視犯上作亂之事如蹈袵席然此其禍何自而生哉生
於本心之亡也有子推本而言之曰使其孝弟烏能犯上苟
不犯上烏能作亂傷之之辭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　說苑建本
篇引此作孔子語　阮先生曰此四句乃孔子語而本立而
道生一句又古逸詩也說苑建本篇云孔子曰君子務本本
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
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雖漢人引論語往往皆以爲孔

子之言但劉向明以此上二句爲孔子之言何是漢人傳論語之舊說而又以爲有子之言者所以爲似夫子也又後漢書延篤傳云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觀延篤以此節十九字與孝經十四字同引爲孔子之言愈可見漢人舊說皆以此爲孔子之言矣

注本猶根也　毛氏奇齡曰六經本字原是明白且有斷然務本二字自爲注脚者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則務本者正務此草木之根株江海之大原也此經之自爲訓詁者也何改注爲按毛氏此說徒與集注爲難而其實本猶根三字之義已括嗚呼此豈

可以僞朱子所不知哉

注爲仁猶曰行仁　又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　林暢園先生讀經隨筆云莊子云仁道大矣孝不足以言之謂仁道所包者廣孝乃仁之端未可謂之本故集注訓爲仁作行仁　王氏恕石渠意見云爲仁之仁當作人蓋承上文其爲人也孝弟而言孝弟乃是爲人之本後漢書延篤傳亦引作人　鄭氏汝諧曰道難名也仁可見也故先之以道又申之以仁仁道至大孝弟乃仁中之一事爾然聖人教人必自近者始教之以道與仁彼不知何者爲道何者爲仁惟告之以孝弟皆知所自入矣

巧言令色章

巧言令色鮮矣仁　皇本作鮮矣有仁　皇疏引王注云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曾子立事篇云巧言令色難于仁矣　王氏宇泰筆塵云巧言者能言仁而行不掩者也令色者色取仁而行違者也夫仁義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故云鮮矣仁若巧佞媮飾務以悅人則小人之尤矣何勞曰鮮矣仁

注專言鮮則絕無可知　皇疏此都應無仁而云少者侃云人自有非假而自然者此則不妨有仁但時多巧令故云少也又一說云巧言令色之人非都無仁政是性不能全故張憑云人之性有厚薄體足者難耳巧言令色之人於仁性爲少非爲都無其分也按此還出鮮字本義當與集注參觀　陳氏天祥四書辨疑云此是普言此等人中有仁者少按侃疏及集注皆就一人說陳氏獨就衆人說又一義也

吾日三省吾身章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注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　皇疏云

犹一日之中三過自遝察我身集注意與之同　釋文云三

息暫反又如字集注無音朱子語錄云三字平去二音雖有

自然使然之別然自然者不可去聲而使然者亦可平聲按

荀子勸學篇云君子日參省乎已楊倞注曰參三也則三讀

平聲正有據矣　陳氏禹謨談經苑云下雖三事只是忠信

傳者傳此習者習此耳三當定讀去聲按集注明云三者之

序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則三字何必定讀去聲　曾子立

事篇云日旦孜業久而自省思以沒其身似卽三省之謂當

時記者有詳畧也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皇本交下有言字按皇疏云朋友交會

本主於信豈可與人交而不爲信乎是本無言字也

傳不習乎 注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 釋文云鄭注謂魯讀傳爲專今從古皇疏云凡有所傳述皆必先習後乃可傳豈可不經先習而妄傳之乎邢氏書疏云傳惡穿鑿故曾子省慎之焦氏循曰傳惡穿鑿穿鑿非不習之謂已所素習用以傳人方不妄傳致誤學者所謂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也此與集注義別

道千乘之國章

道千乘之國 注道乘皆去聲道治也 皇本道作導釋文云本或作導臧氏庸拜經文集云作道訓治必讀爲導方可集注之去聲正讀作導也漢書地理志九河既道惟循其道沱潛既道顏注皆云道讀曰導治也按爲政篇道之以政皇本亦

作導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傳論又杜林傳皆引導之以政文選二十八將傳論導之以法注引論語亦作導一切經音義卷六卷八皆引導之以政是古本並作導矣

注 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　馬氏融注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千乘其地千成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　包注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何解云馬氏依周禮包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按朱子初亦以馬說為可據謂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然注孟子首章云地方百里出車千乘又明主包說則前所云乃語錄中年未定

之論也　方氏觀旭論語偶記云近時經師亦多從馬氏者竊以曾子可以寄百里之命謂攝國君之政令也有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謙不敢當千乘之國則千乘之國爲百里無疑以他經解論語何如以論語證論語乎　崔氏述三代經界考云古者行軍皆徵發於鄉遂故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周官天子六鄉鄉爲一軍爲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士鄉十五鄉二千家而爲萬人之軍者三是所謂三軍者皆鄉遂也則所謂千乘者亦鄉遂也魯頌云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然則古之徒兵率多十其甲士之數是以車稱千乘徒號三萬成八百戶戶出一卒不過四十成之地而東遷以來諸侯并吞其國漸大故其鄉遂之地自足以賦千乘之車徒

原不必通國而計之也若夫都鄙之地則私邑以供卿大夫之役使而公邑以守境兼以待倉卒之調發故論語云陳文子有馬十乘孟子云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此隷於卿大夫者也春秋傳齊侯伐晉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晉欒書伐楚敗申息之師於桑隧此守境以待倉卒之調發者也凡此皆不以參於國之正賦不容通一國而統計之為千乘也先儒惑於司馬法之文以為一乘之卒七十有二人遂致紛煩之言先後牴牾乃謂車計通國之賦徒指出軍之賦以曲解之不知司馬法乃戰國時人所撰原不足據也且傳又有之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晉城濮之戰全軍皆出僅七百乘鞌之戰軍帥半行乃八百乘平邱之會有甲車四千乘衛地與民非能十倍其初晉地雖闢豈能數倍於文

公之世然則貧故車少富故車多不盡稱徒以造車亦不盡計民以賦車也晉之伐鄭也敗其徒兵於洧上車與徒分道以禦敵而初不必相參則車之多寡固不必盡準乎其徒之數則亦不必盡準乎其民之數惟是地廣則國富國富則車多故大國日千乘乃大略言之耳夫安得拘拘焉以八百家或八十家出車一乘爲一成之例也

使民以時注時謂農隙之時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可各於農隙以講習若力役之事惟自九月農功畢起冬至而止無有於春夏者莊二十九年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周語單襄公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皆謂秋冬際也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鄭注云治宮

寶城郭道渠益徵其爲提畢時矣

弟子入則孝章

出則弟　皇本弟作悌釋文云弟本亦作悌

汎愛衆　左傳襄二十八年正義引汎作氾韓昌黎集讀墨子云孔子泛愛親仁又作泛

行有餘力　釋文云行下孟反集注自如字讀

則以學文注　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毛氏奇齡曰此文字是字字言弟子稍暇使學字耳說文文交畫也吾猶及史之闕文謂字畫有可疑處輒闕而不書孟子不以文害辭亦謂不以字義傷句義周官八歲入小學保氏亦只教以六書使學字也按馬注已云文者古之遺文皇疏云五經六籍也邢疏云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故集注因之　閻氏若璩曰史記

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蓋古者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故孔子亦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如是四者而已至周易者卜筮之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掌於太卜藏於太史非士子之所肄習惟孔子晚年喜讀周易假修春秋始合所刪之詩書所定之禮樂而成六經一名六藝故曰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當日之時教只以正業正業者詩書禮樂其能兼通易春秋二經者七十有二子耳弟子列傳首引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若周官之六藝則禮樂射御書數司徒以之教萬民保氏以之養國子豈必異能之士哉此注謂詩書六藝之文六藝本為射御等而冠之以詩書精矣備矣

賢賢易色章

賢賢易色 注 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安國注以好色之心好賢集注同之　皇疏載又一說云上賢字猶尊重也下賢字謂賢人也言若欲尊重此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其莊敬之容也按葉氏節論語集說主此義　毛氏奇齡曰漢李尋論天象有云少微在前女宮在後賢賢易色取法於此顏師古注所謂尊上賢人輕略於色是也　按集注云四者皆人倫之大者則下文只有事父事君交朋友此句自應屬夫婦說娶妻重德不重色亦厚人倫之一事也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注 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 吳氏名棫字才老建安人　陳氏天祥曰吳氏誤認雖曰未學以為質未嘗學不學者亦能

此事故有將至廢學之論此說蓋出於舊疏舊疏云此論生知美行雖學亦不是過蓋以曰字爲語助辭虛字言雖未學亦與學者無異果如此說則下學字上須當更有猶字矣不知雖曰未學乃是子夏假設能於此者自謂之言非子夏實謂未學也劉正叟曰其人旣能此等之事而自言未學吾必謂之已學蓋此等非學不能也此說最簡直明白

君子不重章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注 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邢疏此節說有二孔安國曰固蔽也言君子當須敦重若不敦重則無威嚴又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一曰固謂堅固言人不能敦重旣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按集注本後說也

主忠信注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　鄭氏康成注主親也皇疏言君子既須威重又忠信爲心百行之主也邢疏言凡所親狎者皆須有忠信者也下無友不如己者言無得以忠信不如己者爲友也焦氏循曰親忠信之人無友不如己之人兩相呼應　按集注用皇疏故不從鄭說也

無友不如己者注無毋通禁止辭也　釋文作毋友云本亦作無按古無毋多通用後子罕篇各本並作毋友　呂氏春秋觀世篇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

慎終追遠章

慎終追遠注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　孔氏安國

注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集注圍用其語而言禮則哀在其中言誠則祀敬更進矣　皇疏載又一說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宜慎也久遠之事錄而不忘是追遠也是以慎終如始則拗有敗事平生不忘則久人敬之（此句恐有誤字）君能行此二事是厚德之君君德既厚則民咸歸依之矣

夫子至於是邦也章

子禽問於子貢曰　釋文云貢本亦作贛漢石經凡子貢皆作子贛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說文貝部貢獻功也从貝工聲贛賜也从貝贛省聲是貢贛不同子貢名賜故字子贛作貢者字之省借耳今禮記樂記子贛見師乙而問焉祭義子贛問曰子之言祭尚存古本餘則多後人改易矣左傳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杜本亦作省借字五行志中上載

古文左傳作子贛又爾雅釋詁貢賜畀予貺賜也郭注皆賜與也釋文貢或作贛是爾雅古本亦作正字然陸德明已不能定其是非而識所歸矣邢疏引左傳爾貢包茅不入爲證誤解贛賜之贛爲貢獻之貢則無足責也

抑與之與　漢石經抑作意按抑疑辭古字通作意阮先生曰大戴禮云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歟周語云敢問天道乎意人故也墨子明鬼篇云豈汝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莊子盜跖篇云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也並以意爲抑之證

注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　趙氏順孫論語纂疏云論語載陳亢事凡三章兩章問於子貢一章問於伯魚皆無請問於夫子之事家

語收陳亢在孔子弟子中而史記七十二子傳抑無陳亢故兩存之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皇注載又一說云孔子入人國境觀其民之五德則知其君所行之政也此說迂曲不可從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注　其諸語辭　皇本作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也鄭注明人君自願求與爲治也皇疏政是人君所行見於民下不可隱藏故夫子知之是人君所行自與之也按如皇說是此與字仍讀上聲與上抑與相呼應也　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公羊桓六年傳其諸以病桓與閔元年傳其諸吾仲孫與僖二十四年傳其諸此之謂與宣五年傳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十五年傳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其諸是齊魯間語

父在觀其志章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注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 孔注欲觀人子之賢否者父在之時未見其行事之得失則但觀其志之邪正父沒之後身任承家嗣事之責則當觀其行事之得失此集注之所本也 范氏祖禹論語說云爲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能觀其父之行而繼述之按李氏光地榕村語錄亦主此說趙氏翼陔餘叢考云如此則三年無改何可以直接不待下轉語矣 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張敬夫癸巳論語說蓋主孔氏而朱子非之以爲當從范說若如孔說則上文未見志行之是非不應末句便以可謂孝矣斷之也及撰集注則仍取孔說而或問復申其義云范氏以爲子觀父之志行者

矣然以文勢觀之恐不得如其說也蓋觀志而能承之觀行而能述之乃可謂孝此特曰觀而已恐未應遽以孝許之且以下文三年無改推之則父之志行亦容或有未盡善者正使實能承述亦豈遽得以孝稱也哉按孔子之言本是論孝則以爲觀父之志行亦通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也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也至父之志行容有未盡善者不得概以承述爲孝其說固善然但曰觀而不曰承曰述則辭過幹蠱之義已在其中而與三年無改之文亦無觸背此正聖人立言之妙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曾子本孝篇云孝子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漢書五行志下云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顏注云三年之內但思慕而已不暇

見父之非故不改也　葉氏適習學記言云此當以三年無改爲句終三年之間而不改其在喪之意則於事父之道可謂之孝翟氏灝曰歐陽永叔嘗疑此語非夫子本旨設問云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無改也若世其世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何概云三年無改也如葉水心說以無改爲句絕則永叔可無疑於經矣　汪氏中述學云三年言其久也何以不改爲其爲道也若非其道雖朝沒而夕改可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斁天乃不畀洪範九疇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彝倫攸敘天乃畀禹洪範九疇蔡叔啟商惎間王室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以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此改乎其父

者也不窮惟是虞舜側微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付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此父在而改于其子者也是非以不改爲孝也三年云乎哉雖終其身可也

禮之用章

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又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皇本末句無可字馬注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皇疏引沈居士云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邢疏此章言禮樂爲用相須乃美樂主和同故謂樂爲和禮節民心樂和民心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是先王之美道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言每事小大皆用禮而

不以樂和之則其政有所不行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者言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也　按此傳注皆以小大由之有所不行連讀集注不用者以馬氏每事從利即是知和而行分不出兩層也邢疏以小大由之爲專於禮知和而和爲專於樂則樂記樂勝則離禮勝則流二語恰是此處注脚有所不行與亦不可行乃一噴一醒矣白氏珽湛囦靜語云此章當以有所不行合上作一節知和而和以下作一節正本注疏而毛奇齡特從而衍之耳

信近於義章

信近於義注　近去聲　釋文云近音附近之近翟氏灝曰近遠字指其定體俱上聲近之遠之俱去聲若能近取譬固而近

於費者如字讀其謹切上聲也此與斯近信矣近之則不孫皆言附近之近去聲也今俗以定體之近亦作去聲誤矣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說苑修文篇引作孔子語

因不失其親　注　因猶依也　徐氏鍇說文繫傳通論引禮曰姻不失其親朱子或問云因之爲依勢之敵而交之幾若諸葛之依劉表是也

亦可宗也　注　宗猶主也　皇本作亦可宗敬也朱子或問云宗之爲主彼將我賤而以之爲歸如孔子之於司城貞子遽伯玉顏讎由是也　鄭氏汝諧曰此一節明近似者易以差也言貴於信行貴於恭學貴於有所因三者皆正理然不可不謹其差也信者守其必然義則權其可否信不近義則其信差其言不可復也恭者一於卑遜禮則稱物平施恭不近禮

則其恭差必至自取辱也因者因於人親者親切也孟子之學因於子思子思之學因於曾子因而不失其親也莊周之學因於田子方子方之學因於子夏因而失其親也莊周之學傳之而弊孟子之學萬世可宗差與不差之間也

注 義者事之宜也 又禮節文也 胡氏炳文四書通云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獨曰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獨曰節文蓋所謂信恭者非信恭之本體所謂義禮者亦非指本體而言集注蓋未嘗輕下一字也

君子食無求飽章

君子食無求飽 儀禮君食大夫禮疏引作學者食不求飽

可謂好學也已 漢石經作可謂好學已矣皇本已下有矣字韓李論語筆解已作矣

貧而無諂章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　皇本作子貢問曰史記弟子傳貧富二句上下互易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皇本樂下有道字孔注及史記弟子傳亦作貧而樂道文選幽憤詩樂道閑居注亦引論語貧而樂道唐石經於樂下旁增道字惟禮記坊記引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按鄭注樂謂志於道似古本只有樂字故集注从之　臧氏庸曰雍也篇同也不改其樂義本可通故鄭不定从古以校魯也

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釋文云摩一本作磨是古本作摩也皇本來者下有也字　劉氏台拱遺書云此處問答之旨宜

引爾雅釋器及釋訓語以證明之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此三百篇古訓古義也因知無諂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而下穎悟莫如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而又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爲告往知來朱注不用爾雅而創爲已精益精之說蓋以切琢喻可也磋磨喻未若比例雖切而于聖人之意初無所引申何足發告往知來之義乎

注 言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　程氏在中曰爾雅骨謂之切象謂之磋今集注改象爲角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皇本作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釋文云患不知也本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是舊本無人字也　按患不知與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先進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語意相合今邢疏本加人字故集注仍之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二

閩長樂梁章鉅撰

爲政第二凡二十四章　皇疏學記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明先學然後可爲政化民故以爲政次於學而也　馮氏椅論語輯説云篇目次第亦略有意義前論學學然後從政故因論爲政以德而次焉

爲政以德章

爲政以德　注　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　包注德者無爲此集注所本　毛氏奇齡曰包氏無爲之説此漢儒攙和黄老之言何晏本習講老氏援儒入道者其作集解固宜獨據包説專主無爲夫爲政以德正是有爲夫子已明下一爲字況爲政尤以無爲爲戒禮記哀公問爲政孔子曰政者正也

君爲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夫子此言君須知後世必有以無爲解爲政者故不憚諄諄告誡重言㬰語此實可與論語相表裏者按毛氏此說駁包咸以駁朱然獨忘却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固明明夫子之言豈唐虞時即有黃老之治乎集注以以德爲無爲之本語本無弊且下復引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其旨益明不煩辨也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注 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 又 共音拱亦作拱 漢書天文志北極五星前一星爲太子第二星帝王亦太乙之座第三星庶子第四星後宮第五紐星爲天之樞隋書天文志北極辰也其紐星天之樞也此皆集注所本 江氏永羣經補義云爾雅北極

謂之北辰此指其不動之處非有星也其天樞一星實不正當不動之處宋沈括謂不動之處在樞星末一度餘而明末西人測之謂樞星離極三度也北辰不動非不運動也謂不移動耳其實與南北極晝夜旋轉如輪轂之心旋轉不停此正如人君之無爲而治非真無所爲也又云朱子或問謂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此天文家舊說其實地非平面渾圓如毬人見北極隨地而移毎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則極差一度元史謂南海極出地十五度北海極出地六十六度其出地三十六度者河南洛陽等處耳　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云北極天之至中謂之辰者無星而有其位也北極正相對爲南極二極之中紘古今皆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四周皆平等日月星八重之天循黃道而行各有所行

之道南北不定惟赤道爲一定之界七曜各有一道則各有一極其極皆動移而惟北極不動赤道云者赤猶空也空設此道以判南北七政不附麗而行也北辰今謂之赤極言其爲赤道之極耳俗言赤手赤貧皆取空義也　釋文云共求用反鄭作拱俱勇反故集注云亦作拱孟子盡心篇注呂氏春秋有始覽注文選曲水詩序運命論二注俱引作拱

詩三百章

詩三百注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　孔注篇之大數邢疏今毛詩序凡三百一十一篇內六篇亡今其存者有三百五篇今但言三百篇故曰篇之大數

一言以蔽之注　蔽猶蓋也　包注蔽猶當也詩雖有三百篇之多可舉一句當蓋其理語意未明故集注易之　紀文達師

曰蔽斷也書經惟先蔽志丕蔽要因皆作斷解鄭東谷意亦謂刪詩斷之以此是也

曰思無邪　包注只云歸於正而皇疏謂此章舉詩證爲政以德之事邢疏謂爲政之道在於去邪歸正單就爲政言其義轉狹故集注不從

道之以政章

道之以政　此與下道之以德兩道字皇本皆作導按史記漢書酷吏傳序漢書刑法志後漢書杜林傳二十八將傳論董仲舒對賢良策王符潛夫論德化篇梁書徐勉修五禮表皆引作導　禮記緇衣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家語刑政篇孔子謂仲弓曰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而以

刑禁之孔叢子刑論孔子答仲弓曰古之為教有禮然後有刑令無禮以教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又答衛將軍文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

道之以德　包注德謂道德也鄭注六德謂智仁聖義中和陳氏鱣論語古訓云周官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孔子道民必從周公教民之典故鄭取以為說不同包泛指為道德也

有恥且格　注格至也又一說格正也　何解格正也皇疏引沈居士云立政以制物物則矯以從之用刑以齊物物則巧以避之矯則跡從而心不化巧避則苟免而情不恥由失其自然之性也若導之以德使物各得其性則皆用心不矯其真各體其情則皆知恥而自正也　陳氏天祥曰格訓至不知

至爲至甚以格爲正於理爲順蓋言旣恥所犯又歸於正也

吾十有五而至于學章

吾十有五而至于學　皇本于作於漢石經于作乎按白虎通辟雍篇文選鮑照擬古詩注太平御覽學部並引作於論衡實知篇引作乎　翟氏灝曰此經自引詩書文外例用於字今此獨變體爲于疑屬乎字傳寫誤漢石經論衡皆作乎而朱子亦云志乎此可思也

注心之所之謂之志　詹氏道傳四書纂箋云心之所之說文中語

三十而立　漢石經唐石經三十兩字幷書作卅按廿卅卌字皆載說文故自古經典及制勅表狀皆通用之自唐睿宗先天二年詔凡制勅表狀書奏牋牒年月等數作二十三十四

十字見舊唐書本紀蓋至是始詔正之　皇疏古人三年明一經從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通五經之業所以成立按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皇疏蓋本此然此處立字似不應如此解故集注不取之舊注但云有所成也三國吳志孫策傳亦云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

四十而不惑　皇疏引孫綽云四十強而仕業通十年經明行修以之待政可以無疑惑也

五十而知天命　皇疏天命謂窮通之分也五十始衰則自審已分之可否故王弼云天命廢興有期知道終不行也此與集注異又引孫綽云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以

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此與集注通　眞氏德秀四書集編云或問此知天命與不知命之命何如曰不同知天命則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於水人知其爲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知命却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

六十而耳順　韓氏愈李氏翺筆解云耳當作爾猶云如此也既知天命又知此順天也此說頗鑿不可從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注　從如字　皇疏從放也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於法度也是讀從爲縱按柳宗元與楊誨之疏解車義云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王安石游戒疏云孔子聖人之盛尙自以爲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昔之聖人縱心而不踰矩

俱改從爲縱蓋皆祖皇疏也　翟氏灝曰列子黃帝篇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其從字讀作去聲以縱心爲聖境之神妙從一見於斯說六朝人語談非列皇氏染爲故值經文略似而遂欲推以致之然聖人雖不思勉而中道仍終身無少縱特也釋文從字無音蓋以縱之一讀不可爲訓而姑置之耳宋人乃猶紛紛若此此集注所以特正其音而曰從如字也

孟懿子問孝章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注　孟懿子魯大夫　左氏昭七年傳初僖子從昭公如楚不能相禮及歸乃講學之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孔某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師事之而學禮

爲故孔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集注同　按孟僖子即仲孫貜春秋書其卒在昭二十四年史記弟子傳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是貜卒時遲尙未生今懿子問孝時有樊遲御而夫子備告以生事喪祭者懿子或尙有母在歟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縚即敬叔與懿子俱泉邱人所生但懿子嘗師事孔子而弟子傳不列其人不知何故嘗考孔子用魯使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墮郈季氏墮費此正聖人行道之會獨孟懿子聽小人公斂陽之謀不肯墮成是孔子不得卒行其道於魯者懿子實沮之且其師並負其父矣此誠宜與孺悲同在擯棄之列故孔注但云魯大夫而集注亦從之也　漢石經無作毋論衡問孔篇述此亦作毋下同　鄭氏汝諧曰無違之答懿子不復致疑者

謂夫子教之以無違其父之命而學禮也然聖人之意不止於是故以無違之旨告於樊遲使之終其身不忘其親亦使學者知無違之旨非謂惟父命之是從也

注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 又孟孫即仲孫也 胡氏炳文曰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為氏其後加以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改為孟者庶子自為長少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為孟

注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 皇疏引衛瓘云三家僭後皆不以禮故以禮答之

孟武伯問孝章

父母惟其疾之憂 注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為孝亦通 按馬注言孝子不妄

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此即集注所謂舊說也　臧氏琳曰論衡問孔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惟其疾之憂又淮南子說林憂父母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誘注云論語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則王充高誘皆以為人子憂父母之疾為孝與馬說不同案如馬義則夫子所告武伯者止是餘論其正意反在言外聖人之告人未有隱約其詞若此者集注所引舊說即本集解朱子守身之說雖善然舍人子事親之道而言父母愛子之心似亦離其本根也唯王高二氏說文順義治蓋人子事親萬事皆可無慮唯父母有疾病為憂之所不容已或疑父母字與其字意複當以父母字略讀則得之

子游問孝章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是猶祇也是謂能養言祇謂能養也薛綜注東京賦云祇是也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注　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　包注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　按集注用包後說故爲人所訴病然皇邢二疏亦兩說並列皆所謂甚言不敬之罪者乎　毛氏奇齡曰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此正與皆能有養同一語氣然則夫子此言已自注之矣毛氏又曰養非特人子能之即犬馬皆能之彼所不足者獨敬耳此是舊注蓋養有二義一是飲食一是服侍犬以守禦馬以負乘皆能事人故曰能若人養犬馬何能之有

子夏問孝章

色難 注 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 又 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 包注謂承順父母顏色爲難此以色屬父母說則色難二字似不辭矣故集注姑刪之

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 注 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

馬注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也此集注所用 劉氏台拱曰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屬人子言之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注先生成人皇疏謂先已之生可互證饌具也說文籑具食也或作饌从巽有事則幼者服其勞有酒食則長者共具之禮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鄭注訓具爲饌長者即先生也 釋文饌作餕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今

文雖作饌義亦與餕同特牲饋食禮注古文籑皆作餕據說文饌即餕字儀禮以籑為餕論語以饌為餕其食一耳說皆以食先生饌為何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也有酒有事文正相偶有事弟子服其勞勤也有酒食先生饌恭也勤且恭可以為弟矣孝則未備

吾與回言終日章

吾與回言終日　注　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　金氏履祥論語集注考證曰張師曾校張達善點本謂吾與回言終日自集注取李氏之說 注稱愚聞之師謂李侗也 始讀為句絕前此儒先亦以吾與回言為何　按皇疏顏子聞而即解無所諮問故言終日不違又云觀回終日默識不問殊似愚魯是以終日為下讀也

回也不愚　皇本不愚下有也字

視其所以章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云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注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陳氏天祥曰集注於視其所以下已見[illegible]爲善爲惡之分乃於所由下却說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此於觀其所由意固不差但前已許之爲君子者又當置之何地也蓋所以者言其現爲之事也所由者言其事迹來歷從由也所安者言其本心所主定止之處也觀人之道必先視其現爲之事現所爲者雖善未可遽以爲君子也現所爲者雖不善未可遽以爲小人也王莽未簒之前恭儉禮讓若使以

爲善則王莽爲君子矣伊尹初放太甲斥主逐君若便以爲惡則伊尹爲小人矣須更觀其事迹來歷從由以察本心所主定止之處則王莽心主於篡漢伊尹心主於致君至此則君子小人善惡之實始可判也

溫故而知新章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注 溫尋繹也 何解溫尋也皇疏溫溫燖也邢疏中庸云溫故而知新鄭注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復時習之謂之溫猶若溫燖故食也案左傳請尋盟子貢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疏尋溫也監本皆作燖又儀禮有司徹云乃爇司俎注爇溫也又或作燖又說文寸部尋繹理也故集注合用其義 孔氏廣森曰凡教人者皆以其所已知傳之弟子是溫故也然教學相長每因而有新得故曰溫故而知

新若挾其故知自以爲是而不能溫懷以受起予之益者不足以爲人師矣

君子不器章

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 又 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 包注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邢疏若舟楫以濟川車輿以行陸反之則不能　鄭蘇年先生西霞叢稿云集注改舊注各周爲各適無所不施爲用無不周又改邢疏反之不能爲不能相通皆青出於藍也

子貢問君子章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注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　孔注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　沈氏括夢溪筆談云論語先行當爲句其言自當後也

郝氏敬論語詳解云先行斷何謂不言而行也其言謂凡言而後謂行之後然不如周氏之說簡而明也　皇疏載又一說云君子之言必為物楷故凡有言皆令後人從而法之也

君子周而不比章

注周普徧也比偏黨也　孔注忠信為周阿黨為比邢疏忠信為周魯語文也　錢氏大昕曰忠信為周先民詁訓左氏所傳不可易也孔注善矣　戚氏學標曰比與黨有別周禮五家為比五族為黨比人少而黨多比為兩相依附切鄰之親密黨則有黨首有黨羽援引固結蔓延遠而氣勢盛此比字對周說正於其狹小處見不能普徧猶未至於黨之盛也

學而不思則罔章

學而不思則罔　注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　包注學而不尋思

其義理則罔然無所得也集注同之　皇疏載又一說云罔
誣罔也言不精思至於行用乖僻是誣罔聖人之道也
思而不學則殆注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釋文云殆依義當
作怠何注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正作怠義
解也　王氏念孫讀書雜識云史記扁鵲倉公傳拙者疑殆
此殆字非危殆之殆殆亦疑也公羊傳襄四年注曰殆疑也
思而不學則無所依據故疑而不決下云多聞闕疑多見闕
殆殆亦疑也

攻乎異端章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注范氏曰攻專治也　皇本已下有矣字
何解攻治也集注本此皇疏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集注意
與之同　蔡氏節曰攻爲攻擊害爲反貽吾道之害鄭氏汝

諸說亦同　孫氏奕示兒編云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未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　毛氏奇齡曰陳㳺倍作經典稽疑引任昉王儉集序云攻乎異端而歸之正義劉勰文心雕龍序亦云尼父陳訓惡乎異端則攻自是攻擊之攻也　焦氏循曰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蓋異端者各爲一端彼此互異惟執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即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所謂使不相悖也攻之訓治見考工記攻木之工註小雅可以攻玉傳云攻錯也繫辭傳愛惡相攻虞翻云攻摩也彼此切磋摩錯使紊亂而害於道者悉歸於義故爲序已止也不相悖故害止也楊氏爲我墨氏兼愛端之異者也楊氏若不執於爲我墨氏若不執於兼愛互相切

從自不至無父無君大學無他技鄭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有容而若已有則害與人同故能有剝割疾不通則執一之一端不能容人故至於殆殆卽害也孟子言楊墨又特來一子莫執中蓋執一者皆爲賊道不必楊墨也曾子之寇至則去寇退則反顏子之居陋巷不改其樂而不同於楊墨之爲我者不執一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而不同於墨子之兼愛者不執一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易地則皆然　臧氏庸東原集云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兩頭則爲害耳孔氏廣森曰楊墨之道行於戰國春秋時未有攻之者當從戴說相如封禪文及大學他技注孟子王之所大欲注皆有異端字古人皆如此解按此說未敢爲據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豈得謂春秋時遂無異端之書乎

由誨女知之乎章

誨女知之乎 注 女音汝　皇本女作汝釋文云女音汝集注從之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皇本次句作不知之爲不知　釋文是知知如字又音智　韓詩外傳三云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愼於言者不譁愼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旣知且仁又何加哉按釋文是智之讀蓋本此　皇疏載又一說云言我從來敎化於汝汝若知我敎則云知若不知則云不知是有知之人也此義殊淺

子張學干祿章

子張學干祿注　姓顓孫名師　邢疏史記弟子傳云顓孫師陳人　錢氏大昕曰史記以子張爲陳人而呂氏春秋云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或陳或魯二說皆是按春秋傳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子張當是陳顓孫之後以字爲氏者故稱陳人子張既從孔子遊而其子申詳爲魯繆公臣則居於魯非一世矣　焦氏循曰請學稼則孔子目爲小人小人不求祿位者也子張學干祿孔子卽告以得祿之道聖人以事功爲重故不禁人干祿而斥夫學稼者也　張氏自烈四書大全辨云按史傳子張未嘗出仕生平僅一見魯哀公耳卽其逸事不傳必非希榮慕祿之輩且百家言夫子干七十二君而不見用亦豈干祿者哉蓋子張之學近於求爲世用故記者目之爲干祿耳　趙氏佑四書溫故錄云

子張學干祿當從史記問干祿者爲正大雅曰干祿豈弟干祿百福張蓋疑而問其義也槪集註不解學字其載程子曰若顏閔則無此問三年學章又載楊氏曰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則亦通作問言

何爲則民服章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注 錯捨置也諸衆也 釋文云錯鄭本作措漢費鳳碑亦作舉直措枉詩閟予小子正義後漢書梁鴻傳注文選關中詩注皆引作措阮先生曰措正字古今傳多假錯爲之 包注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此集注所用王氏應麟困學紀聞云孫氏應時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 應時字季和餘姚人

學於陸象山有論語說今佚　按此與舜有天下選於衆但言舉皐陶不言錯四凶相證若如諸家解則二諸字爲虛設矣

季康子問使民章

敬忠以勸　閻氏若璩曰韓文考異知其爲賢以否下云以與通用因悟論語敬忠以勸蓋康子欲使民敬使民忠與使民勸於爲善也宜補注曰以與也

臨之以莊則敬　皇本作臨民之以莊則民敬物觀七經考文云上民字恐誤翟氏灝曰謂不誤亦得但有此民字則之字定爲衍文矣

孝慈則忠　注　孝於親慈於衆　包注上孝於親下慈於民此集注所用　王氏引之曰賈子道術篇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孝與慈不同而同取愛利之義故子愛利其

親謂之孝慈因而上愛利其民亦謂之孝慈表記曰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正義曰以威莊故尊之如父以孝慈故親之如母論語言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語意正與此同淮南子修務訓云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魏書甄琛傳慈惠愛民曰孝皆可證包咸謂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揆之上下文義皆爲不類蓋古義之失其傳久矣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皇本勸上有民字 應劭風俗通義過譽篇歐陽歙曰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撥三國魏志徐邈傳曰舉善以教仲尼所美據此則漢魏人多以教字絕句

注 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陳氏天祥曰此

過高之論無已以及物之念聖人之道本所以維持天下國家事皆在三綱五常之內無非在我所當爲者然亦以成物之實效爲期天下國家遐以爲治何嘗有不期而然者哉況此章明是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之道夫子一一指示如此則未有一字意不在民者若從張說則愼終追遠君子篤於親故舊不遺亦皆在我所當爲不當更言民德歸厚民興於仁則民不偷也

或謂孔子曰章

注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　張氏存中論語集注通證引史記孔子世家定公立五年僭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注 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

此也　程子伊川經說云書云孝乎者書之言孝則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按今僞書君陳篇作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此程子所據故集注亦用之　皇本乎作于漢石經亦作于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　包注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邢疏亦同　毛氏奇齡曰君陳無孝乎字唯論語有孝乎字則凡諸書所引有孝乎者必論語非君陳矣如白虎通五經篇晉書夏侯湛傳潘岳閑居賦陶潛孝傳及初學記太平御覽所引皆作孝乎惟孝則皆引論語非引君陳袁宏後漢紀亦曾引此然其文曰此殆所謂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者也夫不曰克施而曰施於此論語文也君陳安得而有之　宋氏翔鳳四書釋地辨證云論語例作於字引經乃作于則可斷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八字爲書辭施於有政以

下爲孔子語以有于字於字顯爲區別也孔氏廣森曰古于乎通用呂氏春秋審應覽曰然則先王聖于高誘注于乎也然則卽作書云孝于亦可斷句與朱子說仍不相礙矣

施於有政　後漢書郅惲傳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注云論語孔子之言也于政作之

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皇本上句末有也字釋文云奚其爲爲政也一本不重爲字然則傳本下句末亦有也字矣

注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一家之政不止孝友有多少措置處　陳氏天祥曰注以孝與友相對言與經意稍異但惟孝二字亦不可自爲一意須與友于兄弟連作一句通說蓋言惟孝能友于兄弟也不孝

於父母而能友於兄弟者未之有也注又以施於有政爲一家之政義亦未備施於有政蓋言施於但有政事之處也又注言何必居位乃爲爲政竊謂奚其與爲爲政之閒本無安下居位二字之處奚其爲爲政者何者爲爲政也蓋謂惟孝能友于兄弟推此施於但有政事之處如齊一家亦是爲政復謂何者爲爲政乎

人而無信章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注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　包注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軏者轅端上曲鉤衡此集注所本　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包說非也吾友戴東原曰軏所以持衡者軏亦作杌大車名輗韓非子外假說引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

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說文輗車轅耑持衡者輗大車轅耑持衡者按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輗軏輗轅所以引車必施輗軏然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輗軏爲喻輈身上曲上曲非別一物大車之鬲即橫木橫木即軛包氏以踰丈之輈六尺之鬲而當咫尺之輗軏疎矣近儀徵阮氏作車制圖解亦如戴說而引伸之云皇侃論語疏引鄭康成注曰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鄭說本不誤又按揚雄太元經閑次三曰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輗軏貴以信也此即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此皆輗軏爲衡鬲鍵之證戴侗六書故曰轅端橫木即衡也輗乃持衡者其說亦不爲包氏所誤許氏宗彥鑑止水齋集云轅端持衡者輗咫尺之木墨子所嘆爲巧也包注以輗

爲橫木者誤然其言橫木縛軛以駕車則良是戴檢討震詁橫木即軛失之小車一輈馬在輈外兩服馬各有軛軛之兩邊下曲叉馬頸者謂之軥軥曲處注軶中曰軥軥亦指軛之厲邊衡承于輈之曲中而軛在輈前說文軛轅前也衡兩端有環以載服馬之轡而驂馬之脇驅亦繫焉衡雖承輈而輈不能鉤衡而使之固故別有軏以持之軏之制不可考徐楚金以爲垂縛在衡上者則或以皮爲之也今之小車一馬而兩其輈輈端設轡以絡鞍不復用衡束馬頸者用布若革爲之謚即古之軛也

子張問十世章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注陸氏曰也一作乎 釋文云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

注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又 愚按三綱

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　此用馬注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云三綱謂君臣父子夫婦又情性篇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此集注所本也王氏應麟曰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太元永次五云三綱得於中極天永厥福其說尙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三綱之言然緯書亦起於西漢之末

注文質謂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　陳氏天祥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馬氏本文止此而已疏云夏尙文殷則損文而益質又曰王者必一質一文質法天文法地而已亦不言其有尙忠者董仲舒云夏尙忠殷尙敬周尙文注文與此亦不盡同蓋是別有所據然文與質可分言忠與文質何可分耶忠乃人道之切務天下國家不可須臾離者豈

有損去而不用者哉豈有夏尙忠而殷周皆不尙者哉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自春秋之并爲七國七國之并爲秦而大變先王之禮然其所以辨上下別親疎決嫌疑定是非則固未嘗有異乎三王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非其鬼而祭之諂

注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鄭注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諂求福　按鄭注專指非其祖考不若集注之義該以諂爲求福亦不如集注之義確詩雅頌每言祭

必言福孔子亦自言祭則受福求福非可謂諂也禮記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可爲此節注腳　紀文達師曰此章集注引季氏旅泰山因爲非類而毛氏奇齡謂鬼是人鬼專指祖考故曰其鬼引周禮大宗伯之文爲證謂泰山之神不可稱泰山之鬼其說亦辨然鬼實通指淫祀不專言人鬼如奇齡之說宋襄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傳稱淫昏之鬼者其鬼誰之祖考耶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二終